

漢書門	
四	冊架
二〇七	號類
三	冊架
五	號類

內閣文庫	
四〇七	冊架
三〇七	號類
二〇七	冊架
八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07
冊數	30(10)
函號	280 2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晉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子恒 孫璟 玠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高漢明帝時以儒學
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而葬之子孫遂
家焉父覬魏尚書瓘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
名理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閔鄉侯弱冠為魏尚書郎

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爲通事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踈甚爲傳嘏所重謂之寧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卽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之代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旣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臥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旣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

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權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權權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權至外解服鹽湯大吐權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權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權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權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爲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而赦焉及權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事平朝議封權權以尅蜀之功羣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奉旗之效固讓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以餘爵封弟實開陽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于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爲邊害權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

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封爲亭侯瓘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累求入朝旣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鎮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如故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勅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蝕瓘與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脩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

爲貴人弃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卽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卽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旣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治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瓘不平駿復欲自專權重宣若離婚瓘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曰司空瓘年未致仕而遜讓歷年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情至真之風實感吾心今聽其所執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及大車官騎麾

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厨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輦褥主者務令優備以稱吾宗賢之意焉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詔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卽位復瓘千兵及楊駿誅以瓘錄尚書事加綠綬綬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淫虐又聞瓘與瑋有隙遂謗瓘與亮欲爲伊霍之事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黃門齎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選收瓘左右疑選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子恒嶽齋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恒二子璩玠時在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居總帥旣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及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瓘而葬之初瓘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瓘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

公名諡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黃幡擗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認詔當免即便奉送章殺雖有兵仗不施一刀重敕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以下即承詐偽違其本文輒戮宰輔不復表上橫收公子孫輒皆行刑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見詔書爲楚王所誑誤非本同謀者皆弛遣如書之旨謂里舍人被驅逼齎白杖者耳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況乎手害功臣賊殺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赦今元惡雖誅殺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不加精盡使公父子讎賊不滅冤魂永恨訴於穹蒼酷痛之臣悲於明世臣等身被創痍殞斂始訖謹條瓘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瓘家人數小孫名字晦後轉給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門開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齎偽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按次錄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由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爲考晦一人衆奸皆出乞驗盡情僞加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瓘舉門無辜受禍乃追瓘伐蜀勳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諡曰成贈假

黃鉞

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恒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

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

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
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
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分大晉
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榮矣其
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
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木卉萃尊以垂穎
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
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
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
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
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邴若流酥懸羽
靡靡縣縣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
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
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
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
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
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
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
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

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
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
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
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
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
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
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
也五曰謬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又
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
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
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
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
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
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
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
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
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縕揚波振擊鷹峙鳥
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
連似水露綠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
翹不方不員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

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
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郤間般倅揖讓而
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
摘華艷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
之莫刊思字體之頽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旣用篆奏事
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
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
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
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
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
而焚其耐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耐
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東術將今鉅鹿宋子
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
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
令而以爲比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
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
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象
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
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
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

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旣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蜚蜚膠戾或長邪角趨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簾設張庭燎飛煙巖巖巖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筭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觀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恣恣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頽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

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
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
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
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
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
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
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跂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
馳或踟點點躡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
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蟬搨枝絕
筆收勢餘縱糾結若杜伯捷毒緣巖騰蛇赴穴頭沒尾
垂是故遠而望之隤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
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及瓘爲
楚王瑋所構恒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牆孔中詣之
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恒還經厨下收人正食因而遇
害後贈長水校尉諡蘭陵真世子二子璩玠
璩字仲寶襲瓘爵後東海王越以蘭陵益其國改封江
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戶懷帝卽位爲散騎侍郎永嘉五
年沒於劉聰元帝以瓘玄孫宗嗣
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

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罔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爲太傅西閣祭酒拜太子洗馬璪爲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論深至爲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前妻爲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語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王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

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日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其爲有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云恒族弟展字道舒歷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爲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理詔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爲恐傷正教並奏除之中興建爲廷尉上疏宜復肉刑語在刑法志卒贈光祿大夫

張華

子禕

躡

劉卞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瞻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脩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

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
自寄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
微禽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
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鷹鷂過猶俄翼尚何懼於
置罟翳薈蒙龍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集其居易
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
游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萑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
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懷
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
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鵬鷖介其背距鷦鷯
軼於雲際鷗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晷與歸
鴈又矯翼而增遊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
蘆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蒼鷹鷲而受繼鸚鵡慧而入
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繫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權
翮而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
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支巨爵踰
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環足
偉也陰陽陶烝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鷯寘巢
於蚊睫大鵬彌乎天偶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
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陳留阮籍見之嘆

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爲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卽眞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彊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厲逼令攝事初帝潛與羊祜謀代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衆軍旣進而未有尅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尅及吳滅詔曰尚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筭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其進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爲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吏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

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
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
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
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
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彊盛朝
議欲徵華人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
統卽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
因曰臣切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
統免冠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
申帝曰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
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
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
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
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
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弄無遺
策功在不賞勦張跋扈遂邁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
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
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旣已然微
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
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

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統曰陛下謀
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
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
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卽位
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爲楊駿
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於朝
堂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爲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於
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
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
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
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
從遂廢太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
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
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
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
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華
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倚
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頴頴素重華深贊
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

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
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父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
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
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
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謚驕傲太子恨之形于
言色謚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
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足
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
卞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
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

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
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
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
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
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
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
僕射裴頡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
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衆人
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
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

亂關中氏羌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
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可遣梁
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
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氏羌自反非秀之爲故
得免死倫旣還諂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
令華與裴頴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
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
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劍穿
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栢識者
以爲不祥又華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躃以中台星
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脩德以應之耳不
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
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爲霸者
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
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
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頴俱被收華將死謂張
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
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謀事具
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
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

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
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
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
爲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
于機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
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
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文以
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
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
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
闕鮮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
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
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蚺蛇焉吳郡臨平岸崩
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
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
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彊盛未
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
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
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
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

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

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後倫秀伏誅齊王罔輔政摯虞致箋於罔曰間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

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罔於是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矣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並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維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阜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在職思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羣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寃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者又之太安二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壯武公華竭其忠貞思翼朝政謀謨之勳每事賴之前以華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讓至于八

九深陳大制不可得爾終有顛敗危辱之慮辭義懇誠足勸遠近華之至心誓於神明華以伐吳之勳受爵於先帝後封既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賞華之見害俱以奸逆圖亂濫被枉賊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爲誄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二子禕韙

禕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

韙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禕子輿字公安襲華爵避難過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

劉卞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爲亭子令卽召爲門下史百事踈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卽使就學無幾卞兄爲太子長兵旣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

有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大學試經爲臺四品
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爲人寫黃紙者
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爲尚書令史或謂卞曰君才
簡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爲吏部
令史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
書郎所歷皆稱職累遷散騎侍郎除并州刺史入爲左
衛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見
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乃遷
卞爲輕車將軍雍州刺史卞知言泄恐爲賈后所誅乃
飲藥卒初卞之并州昔同時爲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祖
餞之其一人卿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史臣曰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倫
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
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爲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昏
亂方凝則事睽其趨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
爲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承劔那家殄
瘁不亦傷哉

贊曰賢人委質道映凌寒尸祿觀敗吾生未安衛以賈
滅張由趙殘忠於亂世自古爲難

晉書卷三十六終

晉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宗室

安平獻王孚

子邕 弟義陽成王望

洪弟隨穆王整 弟竟陵王林

望弟太原成王輔 弟翼

翼弟下邳獻王晃 弟太原烈王環

環弟高陽元王珪 弟常山孝王衛

衡弟沛順王景

彭城穆王權

孫紘 紘子俊

高密文獻王泰

子奉王略 略見新蔡武哀王

騰子莊王確

略弟南陽王模

模子保

范陽康王綏

子琥

濟南惠王遂

曾孫勳

譙剛王遜

子閔王承 承子烈王無忌 無忌子敬王恬 恬子忠王尚之

尚之弟恢之 恬弟恪

休之

允之

韓延之

高陽王睦

任城景王陵

弟順 威

安平獻王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
宣帝字仲達孚弟植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
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焉孚溫厚廉讓
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
披閱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殷
武有名於海內嘗罹罪譴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
者稱焉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掾
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遷太子中
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
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

乎太子良父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但哭邪孚與尚書和洽罷羣臣備禁衛具喪事奉太子以卽位是爲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孚爲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除黃門侍郎加騎都尉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當遣前將軍于禁還父而不至天子以問孚孚曰先王設九服之制誠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嗾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奕世相繼惟彊與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當有他故耳後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大軍臨江責其違言吳遂絕不貢獻後出爲河內典農賜爵關內侯轉清河太守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孚以爲擒敵制勝

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
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爲二部爲討賊之
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
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脩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
待賊有備矣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
令及大將軍曹爽擅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亂政孚不視
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孚與景帝也司馬
門以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時吳將諸葛恪圍新城
以孚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禁之孚次壽春遣母丘儉文
欽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爲
功且當詐巧不可力爭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
風而退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
兩書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
名以爲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
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
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
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
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
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
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

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
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
王后也由此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
稱皇后彰以諡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爲
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爲
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
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爲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
從乎議遷司空代王凌爲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右雍
州刺史王經戰敗遣乎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
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維退乎還京師轉太傅
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乎枕尸於股哭之慟
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
乎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乎性至慎宣帝執政
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乎屬
尊不敢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
城乎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歔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
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勳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
弘訓鎮靜宇內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爲安平王邑四
萬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司奏諸王未
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乎明德屬尊當宣化

樹教爲羣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內有親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費而經用不豐奉絹二千匹及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南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以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勲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願在位朕之所寄庶永百齡諮仰訓導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盡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動左右給鑾輅輕車介士武賁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前後鼓吹配饗太廟九子邕望輔翼晃瓌珪衡景

邕字子魁初爲世子拜步兵校尉侍中先孚卒追贈輔國將軍諡曰貞邕子崇爲世孫又早夭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爲安平王立四年咸寧二年薨諡曰穆無子國絕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寬厚有父風仕郡上計吏舉孝廉辟司徒掾歷平陽太守洛陽典農中郎將從宣帝討王凌以功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數侍延宴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爲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略維不得爲寇關中賴之進封順陽侯徵拜衛將軍領中領軍典禁兵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代何曾爲司徒武帝受禪封義陽王邑萬戶給兵二千人泰始三年詔曰夫尚賢庸勳尊宗茂親所以體國經化式是百辟也且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職政典爲首司徒中領軍以明德近屬世濟其美祖考創業翼佐大命出典方任入贊朝政文德旣著武功宣暢逮朕嗣位彌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內輔帝室外隆威重其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并前三十假葆羽鼓吹吳將施績寇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步騎二

萬出屯龍陂爲二方重鎮假節加大都督諸軍事會荊州刺史胡烈距績破之望乃班師俄而吳將丁奉寇芍陂望又率諸軍以赴之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馬皓率衆向壽春詔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據淮北皓退軍罷秦始七年薨時年六十七賻贈有加望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四子奕洪整赫奕至黃門郎先望卒整亦早亡以奕子奇襲爵奇亦好畜聚不知紀極遣三部使到交廣商貨爲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詔貶爲三縱亭侯更以章武王威爲望嗣後威誅復奇爲棘陽王以嗣望

河間平王洪字孔業不出繼叔父昌武亭侯遺仕魏歷位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封襄賁男武帝受禪封河間王立十二年咸寧二年薨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其後威旣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爲洪嗣混歷位散騎常侍薨及洛陽陷混諸子皆沒于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得南過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並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傍親按滔旣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

在遠不得言無道理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
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羣盧諶等例發遣令還繼嗣
本封謂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雖出養
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
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滔歷
位散騎常侍薨子休嗣休與彭城王雄俱奔蘇峻峻平
休已戰死弟珍年八歲以小弗坐咸和六年襲爵位至
大宗正薨無嗣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位至游擊大將
軍薨子秀嗣義熙元年爲桂陽太守秀妻桓振之妹振
作逆秀不自安謀反伏誅國除

威字景曜初嗣洪咸寧二年徙封章武太康九年嗣義
陽王望威凶暴無操行詔附趙王倫元康末爲散騎常
侍倫將篡使威與黃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以威爲
中書令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揆吾指奪吾璽綬不可
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隨穆王整兄奕卒以整爲世子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
先父望薨追贈冠軍將軍武帝以義陽國一縣追封爲
隨縣王子邁嗣太康九年以義陽之平林益邁爲隨郡
王

竟陵王棼字孔偉初封樂陵亭侯起家參相國軍事武

帝受禪封東平王邑三千九十七戶入爲散騎常侍尚書
林善諂諛曲事楊駿及駿誅依法當死東安公繇與
林善故得不坐尋遷大鴻臚加侍中繇欲擅朝政與汝
南王亮不平亮託以繇討駿顧望免繇林等官遣林就
國林遂殖財貨奢僭踰制趙王倫篡位召還及義兵起
倫以林爲衛將軍都督諸軍事倫敗林免官齊王問輔
政繇復爲僕射舉林爲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鎮
下邳成都王穎輔政進林爲衛將軍會惠帝北征卽以
林爲車騎將軍都督如故使率衆赴鄴蕩陰之役東海
王越奔于下邳林不納越乃還國帝旣西幸越總兵謀
逆大駕林甚懼長史王脩說曰東海宗室重望今將興
義公宜舉徐州以授之此克讓之美也林從之乃自承
制都督兗州刺史車騎將軍表於天子時帝在長安遣
使者劉虔卽拜焉林慮兗州刺史荀晞不避已乃給虔
兵使稱詔誅晞晞時已避位林在州徵求不已郡縣不
堪命范陽王虓遣晞還兗州徙林都督青州諸軍事林
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豫州刺史劉喬相結虓遣將田
徽擊林破之林走還國帝還洛陽林乃詣闕及懷帝踐
祚改封竟陵王拜光祿大夫越出牧豫州留世子毗及
其黨何倫防察官省林白帝討越乃合衆襲倫不剋帝

委罪於林林奔竄獲免越薨乃出及洛陽傾覆爲亂兵所害

太原成王輔魏末爲野王太守武帝受禪封渤海王邑五千三百七十九戶泰始二年之國後爲衛尉出爲東中郎將轉南中郎將咸寧二年徙爲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太康四年入朝五年薨追贈鎮北將軍永平元年更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弘立元康中爲散騎常侍後徙封中丘王三年薨子鑠立

翼字子世少歷顯位官至武貴中郎將武帝末受禪而卒以兄邕之支子承爲嗣封南宮縣王薨子祐嗣立承

無後

下邳獻王晃字子明魏武封始亭侯拜黃門侍郎改封西安男出爲東莞太守武帝受禪封下邳王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晃孝友貞廉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後爲長水校尉南中郎將九年詔曰南中郎將下邳王晃清亮中正體行明潔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識其以晃爲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晃以疾不行更拜尚書遷右僕射久之出爲鎮東將軍都督青徐二州諸軍事惠帝卽位入爲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將誅楊駿以晃領護軍屯東掖

門尋守尚書令遷司空加侍中令如故咸寧六年薨追贈太傅二子哀綽哀早卒綽有篤疾別封良城縣王以太原王輔第三子韓爲嗣官至侍中尚書早薨子韶立太原烈王瓌字子泉魏長樂亭侯改封貴壽鄉侯歷振威將軍祕書監封固始子武帝受禪封太原王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袞冕之服遷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曰瓌乃心忠篤智器雅亮歷位文武有幹事之績出臨封土夷夏懷附鎮守許都思謀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贈前將軍子顯立徙封河間王別有傳

高陽元王珪字子璋少有才望魏高陽鄉侯歷河南令進封滎陽子拜給事黃門侍郎武帝受禪封高陽王邑五千五百七十戶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孚年高乞留供養拜尚書遷右僕射十年薨詔遣兼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珪有美譽於世而帝甚悼惜之無子詔以太原王輔子緝襲爵緝立五年咸寧四年薨諡曰哀無子太康二年詔以太原王瓌世子顯子訟爲緝後封真定縣侯常山孝王衡字子平魏封德陽鄉侯進封汝陽子爲駙馬都尉武帝受禪封常山王邑三千七百九十戶二年

薨無子以安平世子邕第四子敦爲嗣

沛順王景字子文魏樂安亭侯歷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沛王邑三千四百戶立十一年咸寧元年薨子翰立

彭城穆王權

孫紘

紘子俊

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魏魯相東武城侯廵之子也初襲封拜冗從僕射武帝受禪封彭城王邑二千九百戶出爲北中郎將都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中入朝賜袞冕之服咸寧元年薨子元王植立歷位後將軍尋拜國子祭酒太僕卿侍中尚書出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淮南王允鎮壽春未發或云植助允攻趙

王倫遂以憂薨贈車騎將軍增封萬五千戶子康王釋立官至南中郎將持節平南將軍分魯國蕃薛二縣以益其國凡二萬三千戶薨子雄立坐奔蘇峻伏誅更以釋子紘嗣

紘字偉德初封唐邑縣公建興末元帝承制以紘繼高密王據及帝卽位拜散騎侍郎遷翊軍校尉前將軍雄之誅也紘入繼本宗拜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尋遷大宗正祕書監有風疾性理不恒或欲上疏陳事歷示公卿又杜門讓還章印貂蟬著杜門賦以顯其志由是更拜光祿大夫領大宗師常侍如故後疾甚馳騁無度或

攻劫軍士或打傷官屬醜言悖詈誹謗上下又乘車突
入端門至太極殿前於是御史中丞車灌奏劾請免絃
官下其國嚴加防錄成帝詔曰王以明德茂親居宗師
之重宜敷道養德靜一其操而頃游行煩數冒履風塵
宜令官屬已下各以職奉衛不得令王復有此勞內外
職司各慎其局王可解常侍光祿宗師先所給車牛可
錄取賜米布牀帳以養疾咸康八年薨贈散騎常侍金
紫光祿大夫二子玄俊玄嗣立會庚戌制不得藏戶玄
匿五戶桓溫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既而宥之位至中書
侍郎薨子弘之立位至散騎常侍薨子邵立薨子崇之
立薨子緝之立宋受禪國除

恭王俊字道度出嗣高密王略官至散騎常侍薨子敬
王純之立歷臨川內史司農少府卿太宰右長史薨子
恢之立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脩謁洛陽園陵宋受
禪國除

高密文獻王泰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魏陽亭侯補
陽翟令遷扶風太守武帝受禪封隴西王邑三千二百
戶拜游擊將軍出爲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遷使持節
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稱疾不

行轉安北將軍代兄權督鄴城守事遷安西將軍都督
關中事太康初入爲散騎常侍前將軍領鄴城門校尉
以疾去官後代下邳王晃爲尚書左僕射出爲鎮西將
軍領護西戎校尉假節代扶風王駿都督關中軍事以
疾還京師永熙初代石鑒爲司空尋領太子太保及楊
駿誅秦領駿營加侍中給步兵二千五百人騎五百匹
秦固辭乃給千兵百騎楚王瑋之被收秦嚴兵將救之
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宜遣
人叅審定問秦從之瑋旣誅乃以秦錄尚書事遷太尉
守尚書令改封高密王邑萬戶元康九年薨追贈太傅
秦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
如布衣寒士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
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當時諸王
惟秦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雖並不能振施其餘莫
得比焉秦四子越騰略模越自有傳騰出後叔父弟略
立

孝王略字元簡孝敬慈順小心下士少有父風元康初
愍懷太子在東宮選大臣子弟有名稱者以爲賓友略
與華恒等並侍左右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祕書
監出爲安南將軍持節都督沔南諸軍事遷安北將軍

都督青州諸軍事略逼青州刺史程牧牧避之略自領州永興初恠令劉根起兵東萊誑惑百姓衆以萬數攻略於臨淄略不能距走保聊城懷帝卽位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兆流人王道與叟人郝洛聚衆數千屯于冠軍略遣叅軍崔曠率將軍皮初張洛等討道爲道所譎戰敗略更遣左司馬曹攄統曠等進逼道將大戰曠在後密自退走攄軍無繼戰敗死之略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曠攻道道降尋進開府加散騎常侍永嘉三年薨追贈侍中太尉子據立薨無子以彭城康王子紘爲嗣其後紘歸本宗立紘子俊以奉其祀

新蔡武哀王騰字元邁少拜冗從僕射封東嬴公歷南陽魏郡太守所在稱職徵爲宗正遷太常轉持節寧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惠帝討成都王穎六軍敗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演率衆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浚率鮮卑騎擊斌騰爲後係大破之穎懼挾帝歸洛陽進騰位安北將軍永嘉初遷車騎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鎮鄴又以迎駕之勳改封新蔡王初騰發并州次於真定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王

馬高尺許表獻之其後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爲羣盜起於清河鄆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穎爲辭載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剋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爲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并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桓從事中郎蔡充等又爲豐餘黨所害及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亡並盡初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爲用途致於禍及苟晞救鄴桑還平陽于時盛夏尸爛壞不可復識騰及三子骸骨不獲庶子確立

莊王確字嗣安歷東中郎將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永嘉末爲石勒所害無子初以章武王混子滔奉其祀其後復以汝南威王祐子弼爲確後太興元年薨無子又以弼弟邈嗣確位至侍中薨子晃立拜散騎侍郎桓溫廢武陵王免晃爲庶人徙衡陽孝武帝立晃弟崇繼邈後爲奴所害子惠立宋受禪國除

南陽王模字元表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虓俱有稱於宗室初封平昌公惠帝末拜冗從僕射累遷太子庶

子員外散騎常侍成都王穎奔長安東海王越以模爲
北中郎將鎮鄴永興初成都王穎故帳下督公師藩樓
權郝昌等攻鄴模左右謀應之廣平太守丁邵率衆救
模范陽王虓又遣兗州刺史苟晞援之藩等散走遷鎮
東大將軍鎮許昌進爵南陽王永嘉初轉征西大將軍
開府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代河間王顥鎮關中模感
丁邵之德勅國人爲邵生立碑時關中饑荒百姓相噉
加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鑄銅人鐘鼎爲釜
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表徵模爲司空遣中書
監傅祗代之模謀臣淳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
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旣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
唱起大事而並在朝廷若自彊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
制於人非公之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表遣世子保爲
西中郎將東羌校尉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
帳下都尉陳太率衆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以郡迎
苞模遣軍司謝班伐疋疋退奔盧水其年進位太尉大
都督洛京傾覆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馮翊太守
不得怒率衆降于劉聰聰使其子粲及染攻長安模使
淳于定距之爲染所敗士衆離叛倉庫虛竭軍祭酒韋
輔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從之遂降于染染箕踞攘

袂數模之罪送詣粲粲殺之以模妃劉氏賜胡張本爲
妻子保立

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初拜南陽國世子模遇害
保在上邽其後賈疋死裴苞又爲張軌所殺保全有秦
州之地自號大司馬承制置百官隴右氏羌並從之涼
州刺史張寔遣使貢獻及愍帝卽位以保爲右丞相加
侍中都督陝西諸軍事尋進位相國模之敗也都尉陳
安歸於保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羌寵遇甚厚保將
張春等疾之潛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
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愍帝

之蒙塵也保自稱晉王時上邽大饑士衆窘困張春奉
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
奔桑城將投于張寔寔使兵迎保實禦之也是歲保病
薨時年二十七保體質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
疾不能御婦人無子張春立宗室司馬瞻奉保後陳安
舉兵攻春春走瞻降于安安送詣劉曜曜殺之安奉保
喪以天子禮葬于上邽諡曰元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彭城王權季弟也初爲諫議大夫
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寧五年薨子虓立焉
虓字武會少好學馳譽研攷經紀清辯能言論陝宗室

選拜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出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諸
軍事持節鎮許昌進位征南將軍河間王顥表立成都
王穎爲太弟爲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陽虢與東平王
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
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前年太宰與臣永惟社稷之貳
不可久空所以共啓成都王穎以爲國副受重之後而
弗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爲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
至險詖宜遠而讒說殄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
賴遂令陛下謬於降授雖戮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
駕還宮文武空曠制度荒破靡有孑遺臣等雖劣足匡
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臣等不同旣惜所在興異
又以太宰惇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爲社稷宗
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爲國效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
此卽太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彊毅不達變
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惟旣是其不易之節且
慮事翻之後爲天下所罪故不卽西還耳原其本事實
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名令福流子孫
自中間以來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
取禍實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
積年之勳旣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

爲陛下致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爲一張方實爲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臣愚以爲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選舉受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諮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羣后申志時定王室如加方官請悉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勳此是臣等所以嘆息歸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羣望遂撫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捍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昧而復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又表曰成都王失道爲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羣弟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實海內所爲匆匆而臣等所以痛心今廢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許若廢黜尋有禍害旣傷陛下矜慈之恩又令遠近恒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內省悲慙無顏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於是浚先率衆自許屯於滎陽會惠帝西遷浚與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

刑白馬唾血而盟推東海王越爲盟主虢都督河北諸
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等節度
乘虛破許虢自拔渡河王浚表虢領冀州刺史資以兵
馬虢入冀州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河間王顥聞喬敗
斬張方傳首於越越與虢西迎帝而顥出奔於是奉天
子還都拜虢爲司徒永興三年暴疾薨時年三十七無
子養模子黎爲嗣黎隨模就國於長安遇害

濟南惠王遂

濟南惠王遂字子伯宣帝弟魏鴻臚丞恂之子也仕魏
關內侯進封平昌亭侯歷典軍郎將景元二年轉封武
城鄉侯督鄴城守諸軍事北中郎將五等建封祝阿伯
累遷冠軍將軍武帝受禪封濟南王泰始二年薨二子
耽緝耽嗣立咸寧三年徙爲中山王是年薨無子緝繼
成都王穎以緝爲建威將軍與石熙等率衆距王浚浚
於陣薨無子國除後遂之曾孫勳字偉長年十餘歲愍
帝末長安陷劉曜將合狐泥養爲子及壯便弓馬能左
右射咸和六年自關右還自列云是大長秋恂之玄孫
冠軍將軍濟南惠王遂之曾孫略陽太守瓘之子遂拜
謁者僕射以勇聞庾翼之鎮襄陽以梁州刺史援桓宣
卒請勳代之初屯西城退守武當時石季龍死中國亂

雍州諸豪帥馳告勳勳率衆出駱谷壁于懸鈎去長安
二百里遣部將劉煥攻長安又拔賀城於是關中皆殺
季龍太守令長以應勳勳兵少未能自固復還梁州永
和中張琚據隴東遣使招勳勳復入長安初京兆人杜
洪知勳憚琚兵彊因說勳曰不殺張琚關中非國家有
也勳乃僞請琚於坐殺之琚弟走池陽合衆攻勳頻戰
不利請和歸梁州後桓溫伐關中命勳出子午道而爲
苻雄所敗退屯于女媧堡俄遷征虜將軍監關中軍事
領西戎校尉賜爵通吉亭侯爲政暴酷至於治中別駕
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卽於坐梟斬之或引弓自射西
土患其凶虐在州常懷據蜀有僭僞之意桓溫聞之務
相綏懷以其子康爲漢中太守勳逆謀已成憚益州刺
史周撫未發及撫卒遂擁衆入劔閣梁州別駕雍端西
戎司馬隗粹並切諫勳皆誅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
王桓溫遣朱序討勳勳兵潰爲序所獲及息龍子長史
梁憚司馬金壹等送于溫溫並斬之傳首京師

譙剛王遜

譙剛王遜字子悌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也仕魏關內
侯改封城陽亭侯參鎮東軍事拜輕車將軍羽林左監
五等建徒封涇陽男武帝受禪封譙王邑四千四百戶

泰始二年薨二子隨承定王隨立薨子遂立沒于石勒
元帝以承嗣遜

閔王承字敬才少篤厚有志行拜奉車都尉奉朝請稍
遷廣威將軍安夷護軍鎮安定從惠帝還雒陽拜游擊
將軍永嘉中天下漸亂間行依征南將軍山簡會簡卒
進至武昌元帝初鎮揚州承歸建康補軍諮祭酒愍帝
徵爲龍驤將軍不行元帝爲晉王承制更封承爲譙王
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承居官
儉約家無別室尋加散騎常侍輔國左軍如故王敦有
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

年位任足矣而新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
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內
史沈充爲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
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如何承曰
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衛未有驅馳之勞頻受過厚之遇
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
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蒞比及
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於是詔
曰夫王者體天理物非羣才不足濟其務外建賢哲以
樹風聲內睦親親以廣藩屏是以太公封齊伯禽居魯

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義也我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鎮統東夏汝南文成總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關右爰暨東嬴作司并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得替舊章乎散騎常侍左將軍譙王承貞素款亮志存忠恪便蕃左右恭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諸心腹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等並爲州牧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鈴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葦茨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爲已患詐稱北伐悉召境內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與之敦尋構難遣叅軍桓胤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爲軍司以軍期上道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貳府長史虞悝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

其僞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是與惺及弟前丞相掾
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
凶桓罷馳檄湘川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
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
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
又將軍李恒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
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振恐或勸承南投陶
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
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初
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
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
暫圯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尅復中興江左草創始
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
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
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
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
決一旦之機攄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楫未備魏
又李恒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
深同大趣嘉謀英筭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
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之肆

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
絕筆而已卓軍次臈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又等攻
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
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
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中害之時年五
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子無忌立

烈王無忌字公壽承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中拜散騎
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
之鎮無忌及丹楊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子丹楊
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讎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

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
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
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繹
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
於是聽以贖論建元初遷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出爲
輔國將軍長沙相又領江夏相尋轉南郡河東二郡太
守將軍如故隨桓溫伐蜀以勳賜少子愔爵廣晉伯進
號前將軍永和六年薨贈衛將軍二子恬愔恬立
敬王恬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黃門郎
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溫

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嘆曰
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遷
右衛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書轉侍中領左
衛將軍補吳國內史又領太子詹事恬既宗室勳望有
才用孝武帝時深仗之以爲都督兗青冀幽并揚州之
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
假節太元十五年薨追贈車騎將軍四子尚之恢之允
之休之尚之立

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祕書郎遷散騎侍郎恬鎮京口
尚之爲振威將軍廣陵相父憂去職服闋爲驃騎諮議
參軍宗室之內世有人物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
鎮之彭城內史劉涓子徐州別駕徐放並以同黨被收
將加大辟尚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宜釋
鎮之等道子以尚之昆季並居列職每事仗焉乃從之
兗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與豫州刺史庾楷並稱兵以
討尚之爲名南連荊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道
子命前將軍王恂右將軍謝琰討恭尚之距楷允之與
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走斬楷將段方楷單馬奔于桓
玄道子以尚之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
事尋進號前將軍允之爲吳國內史恢之驃騎司馬丹

楊尹休之襄城太守各擁兵馬勢傾朝廷後將軍元顯執政亦倚以爲援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尚之人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宜如此元顯默然尚之又曰宗室雖多匡諫者少王者尚納芻蕘之言況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蒙眷累世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叱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瀕接荒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復可分徹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故無他及元顯稱詔西伐命尚之爲前鋒尚之子文仲爲寧遠將軍宣城內史桓玄至姑孰遣馮該等攻歷陽斷洞浦焚尚之舟艦尚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先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奔于玄軍尚之衆潰逃于涂中十餘日譙國人韓連丁元等以告玄玄害之於建康市玄上疏以閔王不宜絕嗣乃更封尚之從弟康之爲譙縣王安帝及正追贈尚之衛將軍以休之長子文思爲尚之嗣襲封譙郡王

文思性凶暴每違軌度多核弗辜好田獵燒人墳墓數爲有司所糾遂與羣小謀逆劉裕聞之誅其黨與送文思付父休之令自訓厲後與休之同怨望稱兵爲裕所

敗而死國除

恢之字季明歷官驃騎司馬丹楊尹尚之爲桓玄所害
徙恢之等於廣州而於道中害之安帝反正追贈撫軍
將軍

休之字季預少仕清塗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龍驤將軍
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攻歷陽休之嬰城固守及尚之
戰敗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戰不捷乃還城携子姪奔
于慕容超聞義軍起復還京師大將軍武陵王今日前
龍驤將軍休之才幹貞審功業旣成歷陽之戰事在機
捷及至勢垂力屈奉身出奔猶鳩集義徒崎嶇險阻旣

應親賢之舉宜委分陝之重可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
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假節到鎮無幾桓振復
襲江陵休之戰敗出奔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
劉懷肅自沔攻振走之休之還鎮御史中丞王楨之奏
休之失戍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之代之徵休之
還京師拜後將軍會稽內史御史中丞阮歆之奏休之
與尚書虞嘯父犯禁嬉戲降號征虜將軍尋復爲後將
軍及盧循作逆加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坐公事免劉毅
誅復以休之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西將軍
荆州刺史假節以子文思爲亂上疏謝曰文思不能聿

脩自貽罪矣憂懼震惶愧交集臣御家無方威訓不振致使子姪恣法仰負聖朝悚報兼懷胡顏自處請解所任歸罪闕庭不許後以文思事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將共誅執政時休之次子文寶及兄子文祖並在都收付廷尉賜死劉裕親自征之密使遺休之治中韓延之書曰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郝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

釁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六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揉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恒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

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弊於左右之手甘言詫語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闔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耻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裕得書嘆息以示諸佐曰事應如此宗之聞裕向荊州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思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戰于江津休之大敗遂與宗之俱奔于姚興裕平姚泓休之將奔于魏未至道死

允之字季度出後叔父愔襲爵廣晉伯歷位輔國將軍吳國宣城譙梁內史王恭庾楷桓玄等內伐也會稽王道子命允之兄弟距楷破之元興初與兄恢之同徙廣州於道被害義軍起追贈太常卿從弟康之以子文惠襲爵宋受禪國除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少以分義稱安帝時爲建威將軍荊州治中轉平西府錄事參軍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兒爲翹以

示不臣劉氏與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入關又奔于魏
愔字敬王初封廣晉伯早卒無子兄恬以子允之嗣
高陽王睦字子友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歷侍御
史武帝受禪封中山王邑五千二百戶睦自表乞依六
蓼祀臯陶鄩祀相立廟事下太常依禮典平議博士
祭酒劉熹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
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
支弟並爲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爲正統
若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
後世子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
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咸寧三年睦遣使募徙
國內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復除者七百
餘戶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誘逋亡不宜君國有司奏
事在赦前應原詔曰中山王所行何乃至此覽奏甚用
憮然廣樹親戚將以上輔王室下惠百姓也豈徒榮崇
其身而使民踰典憲乎此事當大論得失正臧否所在
耳苟不宜君國何論於赦令之間邪其貶睦爲縣侯乃
封丹水縣侯及吳平太康初詔復爵有司奏封江陽王
帝曰睦退靜思愆改脩其德今有爵土不但以赦江陽
險遠其以高陽郡封之乃封爲高陽王元康元年爲宗

正薨於位世子蔚早卒孫毅立拜散騎侍郎永嘉中沒於石勒隆安元年詔以譙敬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繼毅後立五年薨無嗣復以高密王純之子法蓮繼之宋受禪國除

任城景王陵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弟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通之子也初拜議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戶三年轉封任城王之國咸寧五年薨于濟立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隨東海王越在項爲石勒所害二子俱沒有二弟順斌

順字子思初封習陽亭侯及武帝受禪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王邑千七百戶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子隱立薨子香立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爲藩翰諸父同虞虢之尊兄弟受魯衛之祉以爲歷紀長久本支百世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洎高貴薨殂則枕戶流慟陳留就國則

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
列享年眉壽清微至範爲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慶
高密風監清遠簡素寡欲孝以承親忠以奉上方諸枝
庶實謂國楨新蔡南陽俱莅方嶽直王室多難中原蕪
梗表義甄節效績艱危于時醜類寔繁凶威日逞勢懸
衆寡相繼淪亡悲夫譙閔沉雄壯勇作鎮南服屬姦回
肆亂稱兵內侮懷忠憤發建義湘川荆沔響應羣才致
力雖元勳不立而誠節克彰垂裕後昆奕世貞烈豈不
休哉勳托末屬稟性凶暴仍荷朝寄推轂梁岷遂棄親
背主負恩放命憑庸蜀之饒苞藏不逞恃江山之固姦
謀日深是以縉紳切齒攄積憤之志義士思奮厲忘身
之節天道禍淫應時蕩定昔汲黯猶在淮南寢謀周撫
若存凶渠未發以邪忌正異代同規詩云白貽伊戚其
勳之謂矣習陽憑慶枝葉守約懷逸棲情塵外希蹤物
表顧匹夫之獨善貴達節之弘規言出身播猶爲幸也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真亮高密舍和宗室之望新蔡遇
禍忠全元喪譙門狗義力屈志揚勳自貽戚名隕身亡
順不恤忌流播遐方

晉書卷三十七終

晉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刑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宣五王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生
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祐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
張夫人生梁王彤栢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亮及倫
別有傳

平原王幹字子良少以公子魏時封安陽亭侯稍遷撫
軍中郎將進爵平陽鄉侯五等建改封定陶伯武帝踐
祚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戶給鼓吹駙馬二疋加侍
中之服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性理不恒而頗
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太康末拜光祿大夫
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惠帝卽位進左光祿
大夫侍中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幹雖王大臣不事
其務有所調補必以才能雖有爵祿若不在已秩奉布
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對
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雖言今立車馬於門

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遜初
無闕失前後愛妾死旣斂輒不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
一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趙王倫輔政以幹
爲衛將軍惠帝反正復爲侍中加大保齊王問之平趙
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問幹獨懷百錢見問出
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
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問旣輔政幹詣之問出迎拜幹
入踞其牀不命問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
也及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兒最可
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

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闕
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爲晦迹焉永嘉
五年薨時年八十會劉聰寇洛不遑贈諡有二子世子
廣早卒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縣公散騎常侍皆爲
善士遇難合門堙滅

琅邪武王佑字子將正始初封南安亭侯早有才望起
家爲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累遷散騎常侍
進封東武鄉侯拜右將軍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五
等初建封南皮伯轉征虜將軍假節武帝踐祚封東莞
郡王邑萬六百戶始置二卿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佑表

讓不許入爲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
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衛瓘鎮下邳佑鎮御有方得將士
死力吳人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琅邪王以東莞
益其國平吳之役率衆數萬出涂中孫皓奉箋送璽綬
詣佑請降詔曰琅邪王佑督率所統連據涂中使賊不
得相救又使琅邪相劉弘等進軍逼江賊震懼遣使奉
僞璽綬又使長史王恒率諸軍渡江破賊邊守獲督蔡
機斬首降附五六萬計諸葛靚孫奕等皆歸命請死功
勳茂著其封子二人爲亭侯各二千戶賜絹六千匹頃
之并督青州諸軍事加侍中之服進拜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伯既成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克已恭儉無矜
滿之色寮吏盡力百姓懷化疾篤賜牀帳衣服錢帛菽
梁等物遣侍中問焉太康四年薨時年五十七臨終表
求葬母太妃陵次并乞分國封四子帝許之恭王覲立
又封次子澹爲武陵王繇爲東安王濯爲淮陵王覲字
思祖拜冗從僕射太熙元年薨時年三十五子睿立是
爲元帝中興初以皇子衷爲琅邪王奉恭王祀衷早薨
更以皇子煥爲琅邪王其日薨復以皇子昱爲琅邪王
咸和之初旣徙封會稽成帝又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
卽位封成帝長子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卽位以廢帝爲
琅邪王廢帝卽位以會稽王攝行琅邪國祀簡文帝登
祚琅邪王無嗣及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道子
後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帝旣卽位琅邪國除
武陵莊王澹字思弘初爲冗從僕射後封東武公邑五
千二百戶轉前將軍中護軍性忌害無孝友之行弟東
安王繇有令名爲父母所愛澹惡之如讎遂譖繇於汝
南王亮亮素與繇有隙奏廢徙之趙王倫作亂以澹爲
領軍將軍澹素與河內郭俶弟侃親善酒酣俶等言張
華之寃澹性酗酒因並殺之送首于倫其醜虐如此澹
妻郭氏賈后內妹也初恃勢無禮於澹母齊王冏輔政

澹母諸葛太妃表澹不孝乞還繇由是澹與妻子徙遼東其子禧年五歲不肯隨去曰要當爲父求還無爲俱徙陳訴歷年太妃薨繇被害然後得還拜光祿大夫尚書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永嘉末爲石勒所害子哀王喆立喆字景林拜散騎常侍亦爲勒所害無子其後元帝立皇子晞爲武陵王以奉澹祀焉

東安王繇字思玄初拜東安公歷散騎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美鬚髯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禮誅楊駿之際繇屯雲龍門兼統諸軍以功拜右衛將軍領射聲校尉進封郡王邑二萬戶加侍中兼典軍

大將軍領右衛如故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日誅賞三百餘人皆自繇出東夷校尉文倣父欽爲繇外祖諸葛誕所殺繇慮倣爲舅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誅倣繇兄澹屢構繇於汝南王亮亮不納至是以繇專行誅賞澹因隙譖之亮惑其說遂免繇官以公就第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永康中徵繇復封拜宗正卿遷尚書轉左僕射惠帝之討成都王穎時繇遭母喪在鄴勸穎解兵而降及王師敗績穎怨繇乃害之後立琅邪王觀于長樂亭侯渾爲東安王以奉繇祀尋薨國除淮陵元王濯字思冲初封廣陵公食邑二千九百戶歷

左將軍散騎常侍趙王倫之篡也三王起義灌與左衛將軍王輿攻殺孫秀因而廢倫以功進封淮陵王入爲尚書加侍中轉宗正光祿大夫薨子貞王融立薨無子安帝時立武陵威王孫蘊爲淮陵王以奉元王之祀位至散騎常侍薨無子以臨川王寶子安之爲嗣宋受禪國除

清惠亭侯京字子佐魏末以公子賜爵年二十四薨追贈射聲校尉以文帝子機字太玄爲嗣泰始元年封燕王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戶機之國咸寧初徵爲步兵校尉以漁陽郡益其國加侍中之服拜青州都督鎮東將軍假節以北平上谷廣寧郡一萬三百四十七戶增燕國爲三萬戶薨無子齊王問表以子幾嗣後問敗國除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惠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爲雋望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齊王芳立駿年八歲爲散騎常侍侍講焉尋遷步兵屯騎校尉常侍如故進爵鄉侯出爲平南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改封平壽侯轉安東將軍咸熙初徙封東牟侯轉安東大將軍鎮許昌武帝踐祚進封汝陰王邑萬戶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丁奉寇芍陂駿督諸軍距退之遷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代

石苞鎮壽春尋復都督豫州還鎮許昌遷鎮西大將軍使持節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加袞冕侍中之服駿善撫御有威恩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已及寮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咸寧初羌虜樹機能等叛遣衆討之斬三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又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先劫佃兵駿命平虜護軍文倣督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勃面縛軍門各遣入質于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罔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風王以氐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太康初進拜驃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如故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顛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爲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有子十人暢欽最知名

暢字玄舒改封順陽王拜給事中屯騎校尉游擊將軍

永嘉末劉聰入洛不知所終

新野莊王歆字弘舒武王薨後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
太康中詔封新野縣公邑千八百戶儀比縣王歆雖少
貴而謹身履道母臧太妃薨居喪過禮以孝聞拜散騎
常侍趙王倫篡位以爲南中郎將齊王冏舉義兵移檄
天下歆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疆齊踈而弱公
宜從趙叅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
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歆從之乃使洵詣冏冏迎執其
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冏入洛歆躬貫甲冑
率所領導冏以勳進封新野郡王邑二萬戶遷使持節
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歆將之
鎮與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今宜
留之與輔政若不能耳當奪其兵權冏不從俄而冏敗
歆懼自結於成都王穎歆爲政嚴刻蠻夷並怨及張昌
作亂於江夏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與成都王
穎有隙疑歆與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衆日盛時孫洵
爲從事中郎謂歆曰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公
荷藩屏之任居推轂之重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
凶滋蔓禍釁不測豈維翰王室鎮靜方夏之謂乎歆將
出軍王綏又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不煩違帝命

親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之衆潰爲昌所害追贈驃騎將軍無子以兄子劭爲後永嘉末沒於石勒梁孝王彤字子徽清脩恭慎無他才能以公子封平樂亭侯及五等建改封開平子武帝踐祚封梁王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戶及之國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時諸王自選官屬彤以汝陰上計吏張蕃爲中大夫蕃素無行本名雄妻劉氏解音樂爲曹爽教伎蕃又往來何晏所而恣爲姦淫晏誅徙河間乃變名自結於彤爲有司所奏詔削一縣咸寧中復以陳國汝南南頓增封爲次國太康中代孔洵監豫州軍事加平東將軍鎮許昌頃之又以本官代下邳王晃監青徐州軍事進號安東將軍元康初轉征西將軍代秦王東都督關中軍事領護西戎校尉加侍中進督梁州尋徵爲衛將軍錄尚書事行太子太保給千兵百騎久之復爲征西大將軍代趙王倫鎮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又領西戎校尉屯好時督建威將軍周處振威將軍盧播等伐氐賊齊萬年於六陌彤與處有隙促令進軍而絕其後藩又不救之故處見害朝廷尤之尋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彤嘗大會謂叅軍王銓曰我從兄爲尚書令不能啖大臠大臠故難銓曰公在此獨

嚼尚難矣彤曰長史大儻爲誰曰盧播是也彤曰是家
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彤
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幘以爲清銓
答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
衣補幘以此爲清無足稱也彤有慙色永康初共趙王
倫廢賈后詔以彤爲太宰守尚書令增封二萬戶趙王
倫輔政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懼倫受災乃省司
徒爲丞相以受彤猥加崇進欲以應之或曰彤無權不
益也彤固讓不受及倫篡位以彤爲阿衡給武賁百人
軒懸之樂十人倫滅詔以彤爲太宰領司徒又代高密
王泰爲宗師永康二年薨喪葬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
博士陳留蔡充議諡曰彤位爲宰相責深任重屬尊親
近且爲宗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節無不可奪
之志當危事不能舍生取義愍懷之廢不聞一言之諫
淮南之難不能因勢輔義趙王倫篡逆不能引身去朝
宋有蕩氏之亂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所
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
素食之臣而況帝王之朝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貶法將
何施謹按諡法不勤成名曰靈彤見義不爲不可謂勤
宜諡曰靈梁國常侍孫霖及彤親黨稱枉臺乃下符曰

賈氏專權趙王倫篡逆皆力制朝野彤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據充重議曰彤爲宗室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顛不能扶非所以爲相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微有射鉤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僞朝何至於彤親倫之兄而不得去乎趙盾人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況彤不能去位北面事僞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爲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充議彤故吏復追訴不已故改焉無子以武陵王澹子禧爲後是爲懷王拜征虜將軍與澹俱沒於石勒元帝時以西陽王羨子悝爲彤嗣早薨是爲殤王至是懷王子翹自石氏歸國得立是爲聲王官至散騎常侍薨無子詔以武陵威王子璿爲翹嗣歷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徙新安薨太元中復國子穌立薨子殄之立桓玄篡位國臣孔璞奉殄之奔于壽陽義旗初乃歸累遷左衛將軍太常卿劉裕伐姚泓請爲諮議參軍爲裕所害國除

文六王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

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殤王廣德其樂安平王鑿燕王
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母氏燕王機繼清惠亭
侯別有傳永祚早亡無傳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
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爲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
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攸爲嗣從征王凌封長樂亭侯
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嘆襲封武陽侯
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事后以孝聞復歷散騎常侍步兵
校尉時年十八綏撫軍部甚有威惠五等建改封安昌
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
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
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
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嵇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
之教且大王地卽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爲
祖宗況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
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
攸不得已爲之強飯喜退攸謂左右曰嵇司馬將令我
不忘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祚封齊王時
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
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

親諸侯軌跡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
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僞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
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
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
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
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
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
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
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
前後十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
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
百姓則加振貸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遷驃
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已待物以信常嘆
公府不按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
夫先王馭世明罰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通慢且唐虞之
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
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
不遘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
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
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

外祗肅時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攸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美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勅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

一水旱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節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爲盛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已儲德旣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

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
親則自然羸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
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疆漢輔弼
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
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
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脩身以敬勿
託以尊白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
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
闔世以爲工咸寧二年代賈充爲司空侍中太傅如故
初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
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爲武
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
先是太后有疾旣瘳帝與攸奉觴上壽攸以太后前疾
危篤因歔歔流涕帝有愧焉攸嘗侍帝疾恒有憂戚之
容時人以此稱嘆之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
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
屬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臣
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皆諂諛自進
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爲嗣禍必及已乃從
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

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
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統又言
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莫
若齊王帝旣信勗言又納統說太康三年乃下詔曰古
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周之呂望五侯
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
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宜登顯
位以稱具瞻其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
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車皆如舊增鼓
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餘主者詳案舊
制施行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
公九合以長五伯况殿下誕德欽明恢彌大藩穆然東
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
卿言何多明年策攸曰於戲惟命不干常天旣遷有魏
之祚我有晉旣受順天明命光建羣后越造王國于東
土錫茲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
詔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寔
爲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鉞
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攸知勗統構已憤怨發疾乞守先
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疾轉篤

猶催上道攸自彊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
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歐血而薨時年三十六
帝哭之慟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
自薨隕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喪
禮依安平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配饗太廟子罔立
別有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
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泫然流涕雖
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三子蕤贊
寔

蕤字景回出繼遼東王定國太康初徙封東萊王元康
中歷步兵屯騎校尉蕤性彊暴使酒數陵侮弟罔罔以
兄故容之罔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寔繫廷
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諫曰罪不相及惡止
其身此先哲之弘謀百王之達制也是故絲旣殛死禹
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
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
姦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蕤寔獻王之子明德之
胤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會孫秀死蕤等悉得免罔
擁衆入洛蕤於路迎之罔不卽見須符付前頓蕤恚曰
吾坐爾死死曾無友于之情及罔輔政詔以蕤爲散騎

常侍加大將軍領後軍侍中特進增邑滿二萬戶又從
問求開府問曰武帝子吳豫章尚未開府宜且須後
以是益怨密表問專權與左衛將軍王輿謀共廢問事
覺免爲庶人尋詔曰大司馬以經識明斷高謀遠略猥
率同盟安復社稷自書契所載周召之美未足比勳故
授公上宰東萊王蕤潛懷忌妬包藏禍心與王輿密謀
圖欲譖害收輿之日蕤與青玄共載微服奔走經宿乃
還姦凶赫然妖惑外內又前表問所言深重雖管蔡失
道牙慶亂宗不復過也春秋之典大義滅親其徒蕤上
庸後封微陽侯永寧初上庸內史陳鍾承問言害蕤問
死詔誅鍾復蕤改葬以王禮

贊字景期繼廣漢殤王廣德後年六歲太康元年薨諡
冲王

寔字景深初爲長樂亭侯攸以贊薨又以寔繼廣漢殤
王後改封北海王永寧初爲平東將軍假節加散騎常
侍代齊王問鎮許昌尋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軍事增
邑滿二萬戶未發留爲侍中上軍將軍給千兵百騎
城陽哀王兆字千秋年十歲而天武帝踐祚詔曰亡弟
千秋少聰慧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
愍先后欲紹立其後而竟未遂每追遺意情懷感傷其

以皇子景度爲千秋後雖非典禮亦近世之所行且以述先后本旨也於是追加兆封諡景度以泰始六年薨復以第五子憲繼哀王後薨復以第六子祗爲東海王繼哀王後薨咸寧初又封第十三子遐爲清河王以繼兆後

遼東悼惠王定國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諡齊王攸以長子蕤爲嗣蕤薨子遵嗣

廣漢殤王廣德年二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諡齊王攸以第五子贊紹封薨攸更以第二子寔嗣廣德

樂安平王鑒字大明初封臨泗亭侯武帝踐祚封樂安

王子帝爲鑒及燕王機高選師友下詔曰樂安王鑒燕王機並以長大宜得輔導師友取明經儒學有行義節儉使足嚴憚昔韓起與田蘇游而好善宜必得其人泰始中拜越騎校尉咸寧初以齊之梁鄒益封因之國服侍中之服元康初徵爲散騎常侍上軍大將軍領射聲校尉尋遷使持節都督豫州軍事安南將軍代清河王遐鎮許昌以疾不行七年薨子殤王籍立薨無子齊王冏以子冰紹鑒後以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爲廣陽國立冰爲廣陽王冏敗廢樂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曰

弟祚早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冀其差今遂廢
痼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爲樂平王使有名號以慰
吾心尋薨無子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
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琅
邪武功旣暢飾之以溫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之以孝行
抑宗室之可稱者也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
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旣而地疑致逼
文雅見疵統勗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遂
乃褫龍章於袞職徙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恚
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
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
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
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其苟馮之謂也

贊曰文宣孫子或賢或鄙扶風遺愛琅邪克已澹諂凶
魁彤叅釁始幹雖靜退性乖恒理彼美齊獻卓爾不羣
自家刑國緯武經文木摧於秀蘭燒以薰

晉書卷三十八終

晉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王沉 子浚

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
魏東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奉繼
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累
遷中書黃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為治書侍御

史轉祕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頭
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
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
號沉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
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
千戶沉既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
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
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與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
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
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
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
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
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
明如皎日主簿陳厥褚碧曰奉省教旨伏用感歎勞謙
日昃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
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
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
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
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
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沉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

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
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
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
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
其道而迷其國哉褚碧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
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
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
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末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
唐虞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
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
仲有興齊之勳而加上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
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救帛以求盡言也況無以
奪之遂從碧議沉深尋善政叔賈達以來法制禁令諸
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
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
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
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
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
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
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爲救蜀振蕩邊境沉

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南將軍武帝卽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沉以才望名顯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沉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佐命之勳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戶帝方欲委以萬機泰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葬田一項諡曰元明年帝追思沉勳詔曰夫表揚往行所以崇賢垂訓慎終紀遠厚德興教也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博陵元公沉蹈德居正執心清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入

歷常伯謂言之位出幹監收方藏之任內著謀猷外宣威略建國設官首登公輔兼統中朝出納大命實有翼亮佐世之勳其贈沉司空公以寵靈旣往使沒而不朽又前以翼贊之勳當受郡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葬沉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浚嗣後沉夫人荀氏卒將合葬沉棺櫬已毀更賜東園祕器咸寧中復追封沉爲郡公

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沉家遂生浚沉初不齒之年十五沉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

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
騎侍郎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
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
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黃門孫慮共
害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
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爲自安之
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
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遏絕檄書
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
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興兵內向
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
爲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
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
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
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
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
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乂與演同乃以謀告浚
浚密嚴兵與單于圖演演持白旛詣浚降遂斬之自領
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
以主簿祁弘爲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

勝遂克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命
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
此始也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
弘率烏丸突騎爲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
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
封懷帝卽位以浚爲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爲大單
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其別部大飄滑及其弟
渴末別部大屠龕等皆爲親晉王末嘉中石勒寇冀州
浚遣鮮卑文鴛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
王斌爲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爲大司馬加侍中
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
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
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并弟文鴛從弟末杯攻石勒於
襄國勒率衆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杯逐北入其壘門爲
勒所獲勒質末杯遣間使求和疾陸眷遂以鎧馬二百
五十匹金銀各一麓贖末杯結盟而退其後浚布告天
下稱受中詔承制乃以司空荀藩爲太尉光祿大夫荀
組爲司隸大司農華薈爲太常中書令李紱爲河南尹
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勒
遇爲勒所殺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

中山合衆代郡上谷廣寧三郡人皆歸于琨浚患之遂
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
疾陸眷并力攻破希驅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復能爭
浚還欲討勒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
俱攻襄國浚爲政苛暴將士又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
灌田漬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
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後違命恐浚誅之
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召浚怒以重幣誘
單于倚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反爲所破時
劉琨大爲劉聰所迫諸避亂游士多歸于浚浚日以疆

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自領尚書令
以棗嵩裴憲並爲尚書使其子居王宮持節領護匈奴
中郎將以妻舅崔苾爲東夷校尉又使嵩監司冀并兗
諸軍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爲兗州李暉爲青州暉爲
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
者之讖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
爲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博司空掾
高柔並切諫浚怒誅之浚素不平長史燕國王悌遂因
他事殺之時童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棗嵩浚之子婿
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

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內外無親以矜豪日甚不親爲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衰弱浚之承制也叅佐皆內敘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已勒遂僞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爲誠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剋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衆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得免勒至襄國斬浚浚竟不爲之屈大罵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封沉從孫道素爲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莧郡公宋受禪國除

荀顛

荀顛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或之第六子也幼爲姊婿陳羣所賞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勲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顛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顛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顛言於景帝曰今上踐祚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毋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反顛預討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戶

文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誕留顛鎮守顛勸陳泰卒顛代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就職顛承泰後加之淑慎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顛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內稱之文帝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導從及蜀平興復五等命顛定禮儀顛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顛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祚進爵爲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又詔曰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弘崇王化示人軌儀也朕承洪業昧于大道思訓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顛明允篤誠思

心通遠翼亮先皇遂輔朕躬實有佐命弼導之勳宜掌
教典以隆時雍其以顓爲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
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人頃之又詔曰侍中
太尉顓溫恭忠允至行純備博古洽聞耆艾不殆其以
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時以正德大序雅頌未
合命顓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帝爲舉哀皇太子
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
臨淮公顓清純體道忠允立朝歷司內外茂績旣崇訓
傳東宮徽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
薨殂朕甚痛之其賜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諡曰

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
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將
配饗宗廟所司奏顓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清廟顓
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苟
勳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顓上言賈充女姿德淑
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顓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
初以顓兄玄孫序爲顓後封臨淮公序卒又絕孝武帝
又封序子恒繼顓後恒卒子龍符嗣宋受禪國除

荀勳

荀勳字公會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棐射聲

校尉父矜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
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
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
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爲安陽令
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
叅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
高貴鄉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掾孫佑等守閭闔門帝弟
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人者可從東掖門
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勗諫曰孫佑不
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

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
庶人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
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
所謂刑于四海以德照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
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勗曰會雖
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爲之備帝
卽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叅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
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先是
勗啓伐蜀宜以衛瓘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
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

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卽晉王位以勗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勗爲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帝間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爲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脩律呂並行於世初勗爲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俄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佐命功臣列於銘饗及王濬表請伐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爲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顯爲潁陽亭侯乃得及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勗

勛對曰諸王公已爲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兵還當給國而闕邊守帝重使勛思之勛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踈不同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忽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略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爲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勛言爲允多從其意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勛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先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

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
趨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
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
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
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
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忿忿捐
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
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爲百吏所黷二三
之命爲百姓所饜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
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
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
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
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
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爲善若直
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
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致壅
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
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
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
須吏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勛論議損益多此

類太康中詔曰勛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洽之才久典內任著勳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位毗贊朝政今以勛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勛表陳三公保傳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叅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爲司徒如以瓘新爲令未出者濤卽其人帝並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兗土尤甚勛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勛勛曰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憚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諫漢文謂獸圈嗇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勛及和嶠往觀之勛還盛稱太

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統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勗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勗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官達人間宜識吾此意又之以勗守尚書令勗又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惘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及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闡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卽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卽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勗乃奉詔視職勗又管機密有才思深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百匹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諡曰成勗有十子其達者輯藩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諡曰簡子駿嗣卒諡曰烈無適子以弟息識爲嗣輯子綽綽字彥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傳於世永嘉

末爲司空從事中郎沒於石勒爲勒參軍

藩字大堅元康中爲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鍾磬以從駕討齊王冏勳封西華縣公累遷尚書令永嘉末轉司空未拜而洛陽陷沒藩出奔密王浚承制奉藩爲留臺太尉及愍帝爲太子委藩督攝遠近建興元年薨於開封年六十九因葬亡所諡曰成追贈太保藩二子邃

闡

邃字道玄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長沙王乂以爲參軍乂敗成都王爲皇太弟精選僚屬以邃爲中舍人鄴城不守隨藩在密元帝召爲

丞相從事中郎以道險不就愍帝就加左將軍陳留相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愍帝欲納邃女先徵爲散騎常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軍諮祭酒太興初拜侍中邃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爲吏部尚書邃深距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與並及於難唯邃以疎協獲免敦表爲廷尉以疾不拜遷太常轉尚書蘇峻作亂邃與王導荀崧並侍天子於石頭峻平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靖子汪嗣

闡字道明亦有名稱京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掾冏敗暴尸巴三日莫敢收葬闡

與冏故吏李述稽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
爲太傅主簿中書郎與邃俱渡江拜丞相軍諮祭酒中
興建遷右軍轉少府明帝嘗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弟
孰賢廙答以闡才明過邃帝以語庾亮亮曰邃真粹之
地亦闡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歷御史
中丞侍中尚書封射陽公太寧二年卒追贈衛尉諡曰
定子達嗣

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初
爲司徒左西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爲從事中郎
轉左長史歷太子中庶子滎陽太守趙王倫爲相國欲
收大名選海內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組爲左右長
史東平王興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倫篡以組爲侍中
及長沙王乂敗惠帝遣組及散騎常侍閻丘沖詣成都
王穎慰勞其軍帝西幸長安以組爲河南尹遷尚書轉
衛尉賜爵成陽縣男加散騎常侍中書監轉司隸校尉
加特進光祿大夫常侍如故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
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諷議而已永嘉末復以組
爲侍中領太子太保未拜會劉曜王彌逼洛陽組與藩
俱出奔懷帝蒙塵司空王浚以組爲司隸校尉組與藩
移檄天下以琅邪王爲盟主愍帝稱皇太子組卽太子

之舅及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事與藩並保滎陽之
開封建興初詔藩行留臺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組爲司
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隸復行留臺事州征郡守皆
承制行焉進封臨穎縣公加太夫人世子印綬明年進
位太尉領豫州牧假節元帝承制以組都督司州諸軍
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頃之又除尚書令表讓不拜及西
都不守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勸進帝欲以組爲司徒
以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
實允衆望於是拜組爲司徒組逼於石勒不能自立大
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給千兵百騎組先所
領仍皆統攝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弼並錄尚書事
各加班劔六十人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太保未拜薨
年六十五諡曰元子弈嗣

弈字玄欣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宮出爲鎮
東叅軍行揚武將軍新汲令愍帝爲皇太子召爲中舍
人尋拜散騎侍郎皆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祚拜中庶
子遷給事黃門郎父憂去職服闋補散騎常侍侍中時
將繕宮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弈駁曰昔虞賓
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三
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

之所崇體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闓僕射
孔愉難弁以爲昔宋不城周春秋所譏特蠲非體宜應
減夫弁重駁以爲春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
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通替莫肯率職宋之于周實有列
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
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
除於國職爲全詔從之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
王導不博士郭熙杜援等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
敬侍中馮懷議曰天子脩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
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下門下弁議曰三
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它日小會自可盡
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爲詔則云敬
問散騎優冊則曰制命今詔文尚異況大會之與小會
理豈得同詔從之咸和七年卒追贈太僕諡曰定

馮統

馮統字少胄安平人也祖浮魏司隸校尉父員汲郡太
守統少博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爲魏郡太守轉步兵
校尉徙越騎得幸於武帝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
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爲皇太子妃也
統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統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伐吳

之役統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遷御史中丞轉侍中帝病篤得愈統與勗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勗勗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已乃使統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篤旣納統勗邪說遂爲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旣聞攸殞哀慟特深統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乃大晉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收淚而止初謀伐吳統與買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統內懷慙懼疾張華如

讎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爲尚書令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止事具華傳太康七年統疾詔以統爲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尋卒二子播熊播字長秋熊字文羆中書郎統兄恢自有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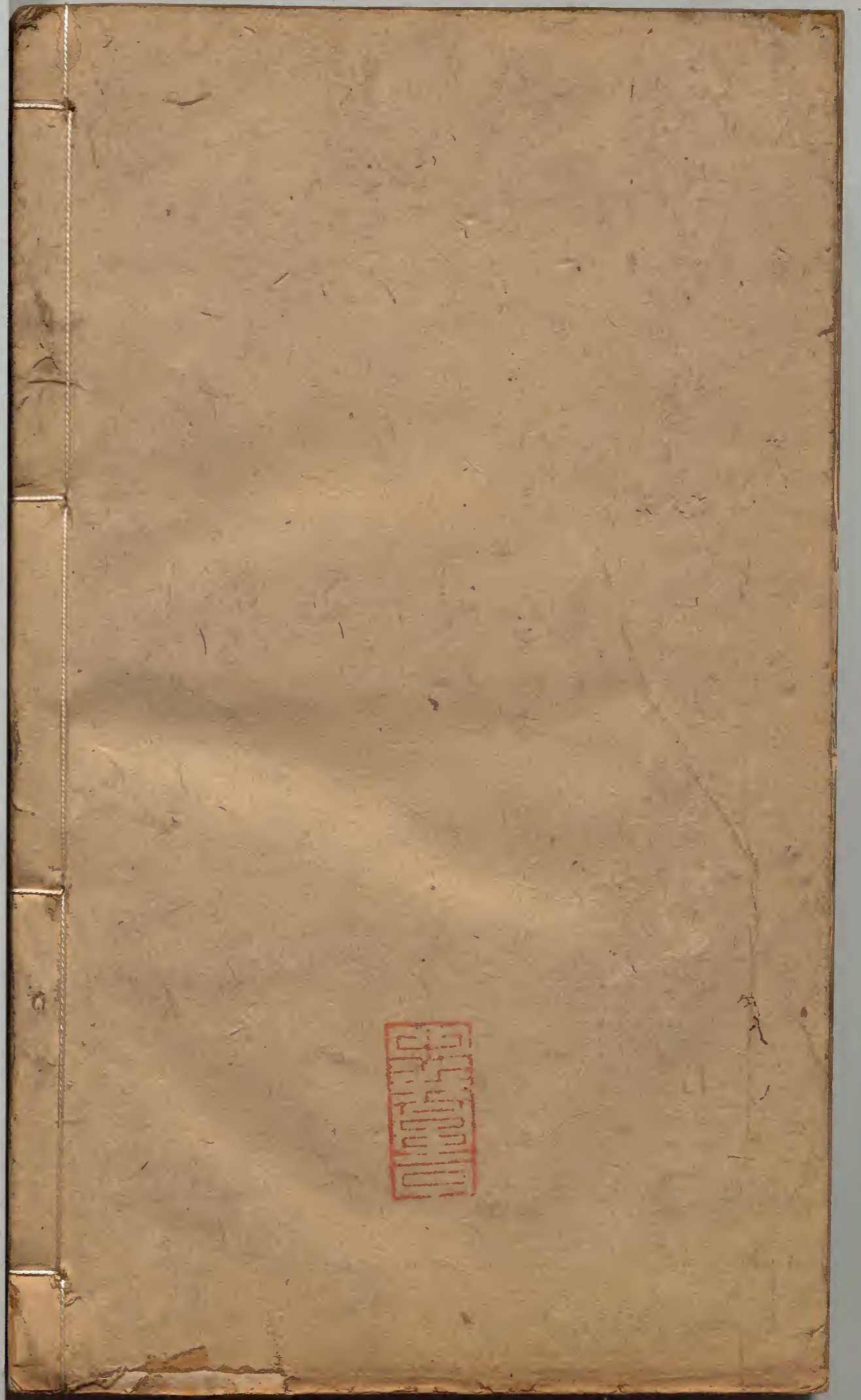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靜動旣形悔吝斯及有莘之媵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爲幄中之士桐宮之謀遽泄武闡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

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蒺藜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孕本質絲因家之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獯虜遷播乘輿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毒痛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會慈明之孫景倩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視齊逸軌而長驚孝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刊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褒閭而偶震雖廢興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興謠踰里成詠勛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統外騁戚施內窮狙詐斃攸安賈交勛讎張心滔楚費過踰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統之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矣

贊曰處道文林胡貳爾心彭祖凶孽自貽伊感臨淮翼翼孝形于色安陽英英匪懈其職傾齊附魯是爲螿賊統之不臧交亂罔極

吾書卷三十九終

吾書卷三十九終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or's stamp, containing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